

【拒绝流行】盒区房与学区房

新名词新概念层出不穷的时代，出现一个新名词并不难，但时间能超过一个月并真正被人们接受，进入人们的生活，其实挺难的。“盒区房”（附近有“盒马生鲜”）这个戏仿“学区房”、听起来似乎挺绕的词，就超越了那种领风骚没几天的词，被年轻人们牢牢记住了。有机构调查显示，盒区房社区的关注度高出周边非盒区房21.45%，平均交易周期快7天，流动性更好。有专家认为是“房价不炒”调控下购房者的心态正悄然发生改变，自住型消费者对于周边配套完善程度、居住便利性的重视程度，已高于对投资收益的关注。

白领阶层是对生活品质最有敏感度的一个群体，对他们来说，生活里如果没有星巴克，没有宜家，生活就降级了。媒体报道过，很多“逃离”北上广这些大城市的年轻人，之所以后来又回到了这些城市，很大程度上就是自己家乡的小城连个星巴克都没有。如今，年轻白领所眷念的生活符号，又多了一个盒马，所以

有了盒区房这个恰如其分的概念。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太奢侈，那是文人的想象，真不如面朝盒马，生活和社交都很方便。

有朋友写过一篇文章说，最好的学区房，是你的书房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虽然抬举了书房，却也可见学区房在人们心中占据着多重要的位置，是钱途，也是前途，但是，跟居住有多大关系呢？学区房，这里面包含着多少差异化，房子本身的价值被“学区”所替代，居住只是学区的附属品，甚至有的学区房就是一个厕所，一个并无任何居住价值的符号。所以，我喜欢盒区房这种说法，不只是生活离不开盒马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意味着房子本身居住价值的回归，也就是康德所说的，人不是其他价值的工具和目标，本身就是自身自在自为的目标。房子不是用来住，而是用来炒，学区凌驾于房子之上，都是工具对人性的压榨。

愿每个盒区房都能打败学区房，打败的不是地段，不是价格，也不是房型，而是把房子工具化、把人工化的价值观，让人“诗意的栖居”成为中心。

【生活速写】漳州印象

12月6日17点15分，在泉州站搭乘D6529的火车前往漳州。18点02分准时抵达。行车时间不到五十分钟。而在车上与台湾友人通过微信讨论事情，回来只往返了几则，尚未谈妥。

记得，第一次到漳州，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吧。那时候，还没有高速公路。友人开车载我，从厦门出发，穿行在并不平坦的长长的公路上，放眼尽是杂生着青翠树丛的满布石头的山丘，以及两旁错落着卖日用杂货或简陋饭馆等的低矮房舍。一时间，仿佛以为自己穿越时光隧道，回到了70年代初童年时的台湾。现在，时隔两百多公里的火车，却让我感到似乎自己不曾来过漳州了。

出了检票口，一个貌似台湾中南部中年妇女的接待员一眼就认出满脸胡须的我，挥挥手，一边冲着我笑，一边走来，不由分说拉过我的行李，走向停车场。她的车停在靠出口处的第一格。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陆续驶过。亮着的车灯蜿蜒成一条曲线美丽的火流。后头的车队愈排愈长了。不耐烦等待的喇叭声也愈响愈急愈大。她一边大声回应说：“你再怎么响也没用。”一边落地疾驰而前、倒车、调整角度。往返近十次了。车还是转不过去。一个穿西装，提着公文包的中年男子，走到车头拐弯处，用一种我听不太懂的语言哇哩哇啦手指画脚地讲了一通。她立马用我听得懂的漳州腔喃喃抱怨了起来，说：“我是不可能不出去的。”男子闭嘴了。她手握方向盘继续做着重复的动作。车子进退退出，终于切出刚好的角度脱离现场了。

汽车出了停车场，在黝黑的公路上奔驰。她左手扶着方向盘，右手拿起手机，拨号，一边注视前方开车，一边调度接下来要去车站接客的司机，进了停车场应该怎么办才能找到停车位，才能不被堵得出来，等等，然后与坐在右后座的我聊天。我想，这个女司机，以后势必是让我忘不了的漳州印象。

【昙花的话】当众指错

那一年，我十岁。母亲差我到附近的杂货店买一瓶急着要用的酱油，一时找不到散钱，便将一张五十元的大钞交给我。

杂货店的伙计，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，性子非常开朗，常常在工作时愉快地哼着歌儿：“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的开；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……”活泼的音符，把杂货店五味杂陈的酸腐气息都驱散了。他的歌声是如此浑厚、说话是如此幽默，常常勾起顾客唇边一串串愉悦的笑声。

那天，买了酱油之后，我将他找给我的钱紧紧攥在手里，也没细数，便离开了。

回家之后，我把卷成一团的钞票还给母亲，母亲摊开来，还没算，便嚷了起来：

“哎呀，怎么多出了五十元啊？”我低头一看，吓了一跳。原来他把我交给他的五十元钞票夹杂在其他钞票里，错误地还给了我。

母亲说：“快拿去还给他！”

我几乎是以羚羊飞跃草原的速度冲向杂货店的。

杂货店里顾客很多，年轻的伙计一面唱歌，一面用秤称绿豆，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他面前，缓了一口气后，便摊开掌心，以响亮的声音说道：“你刚才找错钱了！你多给了我五十元！”原本嘈杂的环境突然诡谲地出现了一个静音，我以为他会感激涕零地向我道谢，可他没有，只是一声不吭地从我手中接过了那张钞票。杂货店一隅，老板以猎鹰般阴沉的目光盯着他。

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浑身都是音符的年轻人。

老板把他辞退了。

这件事，成了我心中一个永远的疙瘩。

【含英咀华】在“孝子”和“浪子”之间

在评论余光中的文学成就时，我曾说：他“在新诗上的贡献，有如杜甫之确立律诗”。

杨宗翰不同意此说。我如此赞赏余光中，是带有解释的，杨可能没有注意到。我说：余建立了“半自由体（或半格律体）格式：诗行不很整齐，也不过分参差；押韵，但不严格……还善于营造长句。”（见拙作《璀璨的五采笔》）这是一种“创体”。

五四时期出现了豆腐干式的格律新诗，以后还有他类格律诗，如周鉴诚提倡的“太空体”；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艾青诗行长短参差、不押韵的自由诗，以后这样的自由诗颇为流行，“分行散文”、“打翻了铅字架后胡乱拼凑出来的东西”等，是对某些新诗的贬抑。王蒙在《中国玄机》中对新诗没有“成熟的程式与格局”表示遗憾，道出众多人的心声。

严守格律，如传统旧体，则渐不

起来；参差自由，打破一切诗律，则变得怪异不经。余光中曾用“孝子”和“浪子”来形容半个世纪之前台湾文化界的两种人：固守传统者和崇尚超越者。我借用其名，来比喻这里说的两种新诗形式。

余光中的新诗，形式在半“孝”半“浪”之间，他可说是个“中子”。他数十年创作了一千多首新诗，在形式上大多“唯务折中”。借用《文心雕龙》四字：刚面世的古远清编著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8》；一起面世的还有古的《余光中传》。余先生逝世已两年，纪念大诗人之际，对我他的敬意稍作补充说明。古的《年鉴》是赫九力士式的大编著，道及其书，顺便致贺。

【别处生活】问责的不平等

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其他不断上升的不平等现象——收入、财富和政治的可接触性——然而，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不平等：问责不平等。

所谓问责的不平等，是指我们常将责任原则应用于无权者，而将宽松原则应用于权势阶层。精英主义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地使底层的人们有机会攀爬的阶梯，它还涉及对身居高位者的问责制。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：有能力的人必须能够脱颖而出，但是因贪婪的子弟伸得过长而被卡在槽中的也必须跌下舞台。

无论在何处，我们都看到所谓的“精英”发出各种各样的丑闻，这是社会丧失制度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然而，仔细究之，并非有权力的人表现不好削弱了对制度的信任，而是有权力的人表现得很差但却能够轻易抽身。

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例。在危机爆发前的十年中，会计行业精

心构造了五花八门的作弊方式；有价证券分析师进行各种虚假的陈述和推荐；投资机构发明有毒的投资方式，割取“韭菜”，而评级机构紧随其后为之保驾护航；金融企业的高管专心致志地帮助自己获得惊人的奖金，即使他们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，即使他们炸毁了世界经济。

雷曼兄弟公司2008年破产，被认为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，然而尽管首席执行官理查德·富尔德下了岗，钱却没少拿，在破产前8年，富尔德从公司拿到了4.8亿美元的报酬，以至于在国会听证会上，议员亨利·韦克斯曼发飙说：“你的公司破产了，我们国家处于危机中，而你却得到了4.8亿美元。我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这公平吗？”

更加不公平的是，社会把责任原则应用于无权者，比如将制度造成的问题归于个人的失败，要求个人自爱、自立、自强。假若问责的不平等大行其道，那我们将永远无法拥有一个公正的社会。

【不知不觉】触摸工业遗存

参加一个上海工业遗存的调研课题组，徒步在上海的杨浦滨江。

15.5公里，黄浦江岸线也在这里呈U形大转弯。这里曾是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称为“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”。

温暖的阳光投射下来，宽敞的滨江步道集聚着各种时尚元素，黄浦江的风吹拂着稀有的往昔记忆，我们不时被提醒关注那些“历史遗迹”，以及根据不同工业建构母题“转译”的设计细节。昔日自来水厂气派的红砖房子，现在入驻的是对冲基金；隔着地面金属栅栏下，黄浦江水拍打的是原来码头仓库的台阶，现在是水位标注；晃过一幢纱厂大班典雅的住宅，1895年这里是英商杨树浦纱厂，1915年英商怡和洋行建了新怡和纱厂，解放后变更为第五毛纺厂和毛条一厂，如今厂房已经销声匿迹，唯有大班住宅保存下来，芦苇飘曳在水生植物荡漾的湿地之上，小径上刻画的是纱厂从诞生到陨灭的一个个时间线索。

看着这里清水红砖的漂亮墙面，屋顶整齐的锯齿形设计别具风味。那些在漂亮的长廊里一遍遍走着猫步，换装，打卡拍照的人，看着那些在名牌馆和巧克力剧院里穿梭的人，不由得为这个陈列室的冷清遗憾。近百年历史沉淀后遗留下来的旧工业气息，会在这些建筑的外墙上，呈现出它扎实的内在历史肌理吗？有人说，他在欧洲参观工业遗存时，都会看到精心保留的生产线呈现的工业流程，偶尔会和坐在那里的原厂老人聊起过去的故事……

归途中经过杨浦浦路，可能尚在改造中，沿途的房子渺无人迹，废墟一般成片的街区，也曾是人声鼎沸的啊，那些房客，又迁往何处？待这里重新繁华与璀璨之后，还能在某个街口，某个厂房旧址前，偶遇吗？

【横眉热对】南方，就这感受！

南方是一个神奇的存在。

南方潮湿，空气中弥漫着让人触得到的气息，所以南方人

的梦想就变得结实而遥远。南方阳光充足，绿色在随意地漫延，无原则地泛滥，郁葱葱，让灰色无地自容。

南方湿度长年让人温暖不已，12月的天气，北方已经彻彻底底，大雪封路，珠三角的人们却依然单服便鞋，广州沿江依然弥漫着江水浓郁的香气，空气中则有莫名的欢腾在翻腾，在上升。

一方土地一方人，南方显然造就了南方的艺术个性，那就是开放与从容，每个人就是每个人，而且常常，真的，有点自恋，总觉得自己的感受是重要的。当然，在这一前提下，南方人也觉得旁人的感受是重要的，也要不抹杀自己的感受。我们相拥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重要。我们唠叨，我们随意，我们宽容。所以，南方人埋怨，但不结盟；拍肩握手，偶尔也称

这说明，肚子比脑子重要！

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南方艺术家，作品也就带有潮湿的气味，风格颇为南蛮，独特而奇异地！

这叫什么？这叫南方感受！

受！南方，其实就这感受！

2019年12月15日/星期日

E-mail:hdzk@ycwb.com / 副刊编辑部主编
责编 吴小攀/美编 刘栩/校对 孙东菊

曹林
北京时事评论员蓝博洲
台湾作家

澳门作家

系列7



邓晓炯

曾获澳门文学奖、澳门中篇小说奖。文学作品包括：小说集《浮城》、《刺客》、《迷魂》、《乱世童话》（合著），以及散文评论集《有惑尔发》，其中《刺客》、《迷魂》曾被翻译成英文、葡文出版；舞台戏剧作品包括：儿童剧《魔法宝石》、《反斗西游记》，澳门民间传说系列《石狮子》、《许愿灵猴》，以及改编剧本《女帝奇英传》（改编自梁羽生同名小说）、跨界歌仔戏《聊斋一幻·梦》等。

“……狭长的走廊很快到了尽头，穿过一扇小门，便是广阔的一座庭院。傍晚的金黄阳光一下子笼罩住了自己，麦奇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活动着僵硬的身体，然后，他便转头向外望去。眼前的景象又让他大大地吃了一惊。他张大口，瞪直眼睛，像雕像一样僵立在原地，外面，昏黄的天空低压在头顶，一片错落有致的建筑物中间，赫然是一座教堂，教堂庄严肃穆，雄伟巍峨，得整整齐齐，教堂的顶端，是一个细巧精致的三角楣架，上面，一个个十字架在夕阳的照射之下闪闪发光。

文本
迷魂
（节选）
□ 邓晓炯

邓晓炯

让人着迷的澳门文学书写

湾区文艺评论

印象

写作是与城市的亲密对话

□ 太尔

说起来，邓晓炯的人生轨迹，大概已凸显了澳门混杂、多元的人文景观——他出生于上海，小时候随父母前往江西南昌，穿梭两地，过着“双城”生活。高中毕业后，先到广州求学，后转至澳门，再负笈英国，毕业后又回到澳门……生活轨迹一路漂移。邓晓炯说他早已习惯了随遇而安，在不同语言之间“跳台”。不过，他每到一地，都会认真观察，细味生活，而写作成了他最喜欢的沉淀与表达方式。邓晓炯的小说《转运》、《刺客》及剧本《魔法宝石》等曾屡获文学奖项，中篇小说《迷魂》获一致好评。而《刺客》、《迷魂》亦被翻译成英文、葡文版本，令澳门故事走向更广阔的读者群。

写作加深对澳门的认识

邓晓炯创作的小说《迷魂》，是首届“澳门中篇小说征稿”活动获奖作品之一，评委对其评价甚高，台湾评委张堂琦认为作品“有成熟小说的高度可读性”，整体架构经营用心，读来流畅紧凑；小说讲述的是1622年荷兰人企图侵占澳门而被葡萄牙人击退的历史故事，作者透过一个现代人灵魂穿越时空的方式，将当时的浩大场面带到读者面前，十分惊心动魄，引人入胜。

每次动笔写小说，邓晓炯都将之视为与澳门亲密对话的过程——有人会用影像去记录一个城市，有人会用画笔去描绘一个城市，有人会用剧场去表达一个城市，邓晓炯使用的工具是文字，生动的描写，奇谲的情节，活灵活现的对白，都是他与城市对话后所获得的启示。邓晓炯说：“在写作过程中，我对澳门很多细微的事物加深了解了，原来历史与日常生活这么密切，原来罗神父街所纪念的罗（雅各布）神父就是当年发出击退荷兰人一炮的人……就像你不清楚一位与你同住的长辈背后的故事，但知道他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”

寻找更多写作方式和可能

大学时代邓晓炯沉迷于卫斯理（倪匡）的奇幻故事，他甚至说卫斯理“定义了他的写作方式”，不少西方作家的作品也是他的书架常客，从中学习技巧、开阔视野，比如米高·克莱顿（Michael Crichton）将科学硬知识“软化”后呈现的技巧、罗伯特·哈里斯（Robert Harris）将社会、政治议题化成动人故事的功力、希拉里·曼特尔（Hilary Mantel）对历史题材的举重若轻……都对他的创作深有启发，促使他寻找更多的写作方式和可能性。

除了儿童剧创作，邓晓炯也努力尝试更多元的跨界创作，比如和澳门电台合作的广播剧《恋爱冒险的故事》，和本土作家、艺术家联合创作绘本音乐舞台剧《异色童话》、《乱世童话》，并一连两届入选澳门艺术节进行公演。另外，他也积极走出澳门，和香港的剧团合作改编梁羽生的《女帝奇英传》舞台剧版本，与台湾的剧团合作改编“聊斋”的歌仔戏版本，努力拓展多元尝试。

文本

迷魂

（节选）

□ 邓晓炯

麦奇的精神恍惚起来，他觉得自己是不是还在梦境里？“哎！”他一把拉住身边的神父。“那教堂……”他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。

被他拽住的神父笑了起来，“怎么，连圣母大教堂，你也认不出来了？”

圣母大教堂？

麦奇抬头仔细看着这座

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建筑物，

昏黄的阳光依然刺眼，他不

得不眯起眼睛。圣母大教堂？

这是它的建造者们当初给它

起的名字吗？这座建筑物曾

拥有过如此多的名字，可现

在它就这样活生生地站在面

前。1835年的一场大火，使这

座教堂从此只剩下孤零零的

前壁，而就是这样的一件残缺的建筑碎片，后来又变成